



安徽新闻简讯

七月份合肥市法轮功学员遭到大规模骚扰和绑架

【明慧网】2021年7月22日下午，合肥市多区公安集体出动骚扰和绑架众多法轮功学员，目前已知主要是瑶海区，至少7名法轮功学员被不同程度骚扰和迫害。安纺的赵荣花和张玉莲，裴玲，皖江社区的李云和程老师，东七里站的江女士、琥珀山庄的裴女士、合肥晚报社附近的鲍女士等多人被抄家，这几位学员在当天或第二天都回来了，有几个学员被搞了所谓监视居住。

7月22日下午4点多，合肥市瑶海区城东乡派出所王所长等四人，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，强行搜查了法轮功学员张玉莲的家，没有搜到东西，要求她不要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交往。

7月23日上午，在合肥某医院，有很多穿制服的警察维持秩序，气氛紧张，当时有多个学员被非法带到这家医院体检。

参与此次集体骚扰和迫害主要有瑶海区大兴派出所、城东派出所、花冲派出所、方庙派出所、新站区的七里塘派出所、庐阳区的琥珀派出所等。

被非法关押的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可珍已回到家中

2021年9月3日，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可珍从安徽女子监狱结束一年两个月冤狱。然而出狱时，王可珍却被合肥市肥东县委政法委、众兴乡政法委等部门的中共人员劫持到洗脑班迫害，邪党目的是让王可珍写“三书”。明慧网9月12日报道，目前王可珍已经回到家中。◇

经济截断 中共非法剥夺法轮功学员养老金

【明慧网】自中共1999年对法轮功学员实行“经济上截断、名誉上搞臭、肉体上消灭”的灭绝政策以来，使大量法轮功学员不仅在身心上遭受冤狱的摧残，还受到经济迫害，其中出狱后的退休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非法强扣和追索养老金，导致他们失去生活来源。

中国公民的养老金是由《宪法》、《劳动法》、《社会保险法》等众多法律共同规定予以保障的。其中，《劳动法》第73条规定：“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。”再者，从公民权利角度讲，养老金是个人合法财产，受法律保护，任何机关、个人都无权剥夺、停发、少发。但中共邪党却恣意妄为，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。以下是安徽省部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案例。

宣城市法轮功学员张文竹女士，被非法停发退休养老金。张文竹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迫害。2013年张文竹被绑架构陷，遭非法判刑3年，于2016年5月才出狱。

张文竹女士，原纺织厂职工，她三十多岁时一身是病；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，一人承担所有家务活，丈夫、公婆、父母、同学、邻里都一致说她好。张文竹2013年年5月28日被宣城市国保警察绑架、枉判，身体被迫害成一身病。

家属从1998年开始一直在给张文竹缴纳养老保险金，到2014年满16年，共缴费将近11万元。正好到退休年龄（50周岁），就办理了退休手续。2015年在监狱迫害期间拿了一年退休养老金，直到2020年，养老金已拿了六年多，金额是10.5万元。但在2020年9月突然停发了养老金。

家属到社保局咨询工作人员得知，原因是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

得办理退休手续和领取退休养老金，以及在服刑期间缴纳的一年养老保险金不算，退还给她。金额大概是1.1万元（后来只退还40%，60%归公共账户）。而且1993年以前在企业上班的工龄作废不算，退还已领取的六年多的退休养老金10.5万元，可以分期退还给社保局。以前工龄不算，还差8个月达到缴费满15年，即张文竹再补缴8个月养老保险金（后来补缴6400元），重新办理退休手续（现年56周岁）

家属和社保局工作人员理论：“你们总的讲理吧，老百姓得吃饭呀！我缴纳了16年养老保险金，直到办理退休手续、领取退休养老金。你们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社保局相关规定、法律条文，你们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不是在欺压老百姓吗？”

社保局工作人员说：“又不是你一个人，全国都这样，讲了没用，要不就不重新办理退休手续，以后不领退休养老金。”结果什么书面条文都没有，只给了一个告知停发退休养老金原因通知。

这件事一直拖延到2021年3月份，才重新办理了退休手续，分四年期退还已领取的10.5万元的退休养老金，到四月份开始领取所谓的退休养老金，而且只能领取到本该正常领取退休养老金的一半：1040元，这样一来，又剥夺了每月的一半养老金。

2020年下半年，淮北市法轮功学员赵信云、濉溪县法轮功学员张美娥被中共当局非法停发退休金，赵信云与淮北社保局交涉。目前二人养老金情况不明。◇



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

五河县法轮功学员王平自述在狱中遭受的迫害

【明慧网】我是安徽五河县卫生防疫站职工王平。2014年5月6日，五河公安局国保警察因为我坚持向他们索要被抢去的大法书籍，将我绑架至蚌埠第二看守所，并以“寻隙滋事”罪名将我诬告到法院。5月22日，五河法院诬判我一年徒刑。6月13日，我被劫持到位于宿州的安徽省女子监狱。

我被直接关入四监区。指导员曹学芝把我交给一个高个子很壮实的女犯李芳，李芳是阜阳人，因毒死丈夫被判死缓，已服刑十年。当天晚上，号房里的犯人轮流值班监控我，说是直到写保证为止。

入狱第二天，她们拿来胸卡让我戴，我不戴，她们就给我强行戴上，一会我又取下，他们又给沾上。如此反复。早晨出工前，另一杀人犯陈余全看我没戴胸牌，朝我嘴上砸了一拳。有人给我强行戴上。一路上陈余全对我推推搡搡，我喊陈余全就用拳打我嘴。李芳一边干活一边不时回头瞄我，并不时大声呵斥。陈余全站在我旁边搞质检，也不时跑过来，对我说：要把胸牌看作是你爸你妈，刑满了没有胸牌你都出不去。她拿一个缝衣针在我手背上不停的扎，扎了很多小出血点。

在车间上厕所时，我在前面走，陈余全在我后面不时用手掐我后背，旁边的刘姓狱警还讽刺说：疼不疼啊，你做好人有好报吗？刘狱警还对陈余全等人说：她要炼功你们怎么搞她都行。我身上被扭的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告诉值班狱警孙文，孙文头都没抬，说一句：谁看见了？

接下来“互监组”的人就不停的逼我写保证，我不写，她们说我如何害得她们不能睡觉。孙文也说我给找她麻烦。一次我说哪有逼人家写保证的，说她们搞迫害。孙文说：就逼你啦，就迫害你啦。每次曹学芝看到我坐着就会大声说：站



起来！坐着干啥。她经常找我去办公室训话。我说你们迫害好人，曹学芝也说：就迫害你啦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刑期短？你死在这里还不如死一条狗呢！

腿被绑在桌腿上

我曾被劳教所迫害的腿部出现牛皮癣样症状。回家后已好，不痛不痒，只是皮肤有些痕迹。孙文叫她们把我强拉去卫生所去看“皮肤病”。她们第一次拉我没拉动。第二天曹学芝就拿出电棍逼我去，电棍啪啪放出火花，她俩就势拉起我就走，曹学芝一路跟到卫生室，医生开了吊针先锋霉素，我不愿吊，她们强扭着我，曹又打开电棍威逼我不要动。就这样我每天被强拉去卫生所，一共吊了九天药水。之后又拿来药膏抹，我不抹，她们就天天用布条把我绑在桌腿上或用铐子把我铐在桌腿上。我每天被绑着这样抹药，队长还说我心里有问题要带我去做心理测试。不久又强拉我去卫生所吊水，回来又抹药如此反复几次，腿上的皮肤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她俩也烦了，最后狱警才叫她们不用拉我去了。

遭遇灌食酷刑

因为她们经常找借口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就绝食抗议，为了防止我绝食，曹学芝说一顿不吃就灌，陈和李就把我的奶粉带到车间，我不吃饭她俩就灌我，陈有时故意使劲捏我的嘴，把嘴都捏青了。一次曹说你要不吃饭，就用电棍电你。

为了延长罚站时间，让我每天

收工后就在号房进行洗脑，我不愿，陈和李就能不停的拉扯我。陈后来用丝袜把我两手绑在床上，拿拖鞋底不停捣我的嘴，嘴唇很快肿起来，门牙差点捣掉。又用毛巾封我嘴。后有人看不过把我放下。

狱中洗脑“转化”班

后来我被转到四号房。“互监组”长黄土兰天天逼我写保证书、决裂书等。见我不“转化”，一天武姓指导员要带我到“学习班”去。所谓“学习班”也就是监狱的洗脑“转化”班，在监狱一间办公室内，有徐狱警和几个已“转化”的学员。第一天就拉唠家常，主要听我说。听说我喜欢吃花生米，徐狱警还笑眯眯地带了几把花生米，非要装到我口袋里，还特意跟曹导说，曹学芝说：干部对你这么好，你要识好歹。

渐渐地就开始讲到法轮功问题了，徐狱警也开始严肃起来，我讲真相，徐狱警居然气得不行，面部发抖。一次徐狱警为不让我说话，居然把我嘴都捏住。我也不想听她那些诽谤大法的言论，经常用纸把耳朵堵上，她见状就把纸给扔掉。我朝门外走，一次还把我拉到走廊把我拉来扯去。一次一转化的学员对她说我昨天上厕所时对窗外喊了一声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徐狱警一听气的不行，马上拿来一块抹布，说：你再喊？我又喊了一声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她马上把抹布使劲塞我的嘴，说你再喊我就到卫生间沾脏水堵你的嘴！

我有时背法，徐狱警就使劲捏我的嘴，或坐在我跟前不停念其它的东西。一次徐狱警生气的对我说，这天是共产党的，地是共产党的，连呼吸的空气都是共产党的，你居然反对共产党！我在洗脑班被关了一个半月。出狱时，她们要我在一张表上签字，我没签，也就让我出去了。◇